

集部

別集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邪誠也

苏洵书论集

苏轼书启集

苏辙应诏集



苏洵书论集

◎ [宋] 苏洵
◎ 朱瑞熙
◎ 孙家骅

审阅 整理 著

提 要

《苏洵书论集》，原《嘉祐集》策、论、书之汇本，宋苏洵撰。苏洵（公元1009~1066），字明允，自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寒微，二十七岁始发愤为学，通《六经》、百家之说。屡试不中。宋仁宗嘉祐初，携二子轼、辙至京师，得识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上其所著二十二篇，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授秘书省校书郎，同修礼书。享年五十八岁。著有《谥法》、《太常因革礼》（与姚辟合修）、《嘉祐集》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称苏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

此次整理，以《四部丛刊初编》本为底本，该本原为上海涵芬楼依无锡孙氏小绿天藏影宋巾箱本影印。以《四部备要》本（据明刻本校刊）为校本。另外，参校《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据徐乾学家传是楼藏南宋婺州州学刊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北京图书馆藏北宋刊本）、《苏老泉先生全集》（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今人曾枣庄和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另将历来有争议的《辨奸论》附录于书后。

集部

别集

苏洵书论集

○提要



目 录

【第一卷 几策】

审势 1

审敌 4

【第二卷 权书上】

序 9

心术 9

法制 10

强弱 11

攻守 12

用间 13

【第三卷 权书下】

孙武 16

子贡 17

六国 18

项籍 19

高祖 20

【第四卷 衡论上】

远虑 22

集部

别集

苏洵书论集

○目录



御将	24
任相	25
重远	27
广士	28

【第五卷 衡论下】

养才	31
申法	32
议法	34
兵制	35
田制	37

【第六卷 六经论】

易论	41
礼论	42
乐论	43
诗论	44
书论	45
春秋论	47

【第七卷 太玄论】

太玄论上	49
太玄论中	50
太玄论下	51
太玄总例	52
四位	53
九赞	53
八十一首(三方 三州 九部 三家)	54



揲法	58
占法	58
推玄筭	59
求表之赞	59
历法	60

【第八卷】

史论上	62
史论下	63
谏论上	64
谏论下	65
誉妃论	66
管仲论	67
明论	68
三子知圣人污论	69
利者义之和论	70

【第九卷】

上皇帝书	72
------	----

【第十卷】

上韩枢密书	81
上富丞相书	83
上文丞相书	84
上田枢密书	86
上余青州书	87

【第十一卷】

上欧阳内翰书五首	90
----------	----

集部

别集

苏洵书论集

○目录



上王长安书	95
上张侍郎书二首	96
上韩舍人书	97

【第十二卷】

上韩丞相书	99
上韩丞相论山陵书	100
与梅圣俞书	101
答雷太简书	102
与杨节推书	103
与吴殿院书	103
谢赵司谏书	104

【附录】

辩奸论	106
-----	-----



第一卷 几策

审 势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质，周之上文，视天下之所宜上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上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

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计⁽¹⁾，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上者，而愚犹有感也。何则？

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慄。故威与惠者，所以裁⁽²⁾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乳药饵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



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固已駸駸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跽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3]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甚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与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曰^[4]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

其强焉者以此也。

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5]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6]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雷雨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政强矣，为之数年，而天下之势可以复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然则以当今之势，求所谓万世为帝王，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

或曰：当今之势，事诚无便于上威者。然孰知夫万世之间其政之不变，而必曰威邪？愚应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为君也。一日而无威，是无君也。久而政弊，变其小节，而参^[7]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举而弃之，过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谓知理者也。夫汤、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纣之暴，出民于炮烙斩刖之地，苟又遂多杀人、多刑人以为治，则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于礼义。彼汤则不然。桀之德固无以异纣，然其刑不若纣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风，淫惰不事法度。《书》曰：“有众率怠弗协。”而又诸侯昆吾氏首为乱，于是诛锄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纷乱。故《记》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桓、文之事，则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书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



刑。文公长者，其佐狐、赵、先、魏皆不说以刑法，其治亦未赏以刑为本，而号亦为霸。而谓汤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观其势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则今之势，何为不可用刑？用刑何为不曰王道？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

审 敌

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

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古者夷狄之势，大弱则臣，小弱则遁，大盛则侵，小盛则掠。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今蛮夷，姑无望其臣与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⁸⁾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曩者，幸吾有西羌之变，出不逊之语，以撼中国。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足其欲，视中国如外府，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十⁽⁹⁾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古者匈奴之强，不过冒顿。当暴秦刻剥，刘、项战夺之后，中国湮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践中原，如决大河，溃蚁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则？中原之强，固百倍于匈奴，虽积衰新造，而犹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际，中原无君，晋瑒苟一时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孺子继立，大臣外叛，匈奴扫境来寇，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天下被其祸，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以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举来寇，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胜则狃，狃则败，败则惩，惩则胜。匈奴狃石晋之胜，

而有景德之败，惩景德之败，而愚未知其所胜，甚可惧也。虽然，数十年之间，能以无大变者，何也？匈奴之谋，必曰：我百战而胜人，人虽屈而我亦劳。驰一介入中国，以形凌之，以势邀之，岁得金钱数十百万。如此数十岁，我益数百千万，而中国损数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国日以贫，然后足以有为也。

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于地，狷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则不然，边境之上，岂无可乘之衅？使之来寇，大足以夺一郡，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而彼不以动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远谋。古人有言曰：“为虺弗摧，为蛇奈何？”匈奴之势，日长炎炎。今也柔而养之，以冀其卒无大变，其亦惑矣。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当今中国虽万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然今十数年间，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边也。其志不止犯边，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以失吾之厚赂也。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鸷鸟将击，必匿其形。昔者冒顿欲攻汉，汉使至，辄匿其壮士健马。故《兵法》曰：“词卑者进也，词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张形势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战明矣。阖庐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践之入吴也因齐、晋。匈奴诚欲与吾战邪？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则之变，岭南有智高之乱，此亦可乘之势矣。然终以不动，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吁！彼不欲战而我遂不与战，则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废其所不能。于敌反是。”今无乃与此异乎？

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夺一郡，杀掠数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动其心，则我勿赂而已。勿赂，而彼以为辞，则对曰：“尔何功于吾？岁欲吾赂，吾有战而已，赂不可得也。”虽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计也。”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勿赂之为利，顾势不可耳。愚以为不然。当今夷狄之势，如汉七国之势。昔者高祖急于灭项籍，故举



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项籍死，天下定，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绛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章也，势至逼也。然当时之人，犹且徜徉容与，若不足虑，月不图岁，朝不计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大变。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谋臣曰晁错，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错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吾惧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错愚。吁！七国之祸，期于不免。与其发于远而祸大，不若发于近而祸小。以小祸易大祸，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而其所以不与错者，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与知其势将有远祸，而度已不及见，谓可以寄之后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则，错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而用一身之谋哉！今日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因循维持以至于今，方且以为无事。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10]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乐其迟也，不若乐其小。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赅赅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圣人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而而福。今也不幸养之以此，而近忧小患又憚而不决，则是远忧大患终不可去也。赤壁之战，惟周瑜、吕蒙知其胜；伐吴之役，惟羊祜、张华以为是。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错所以为愚也。虽然，错之谋犹有遗憾，何者？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山东变起，而关内骚动。

今者匈奴之祸，又不若七国之难制。七国反，中原半为敌国；匈奴叛，中国以全制其后。此又易为谋也。然则谋之奈何？曰：匈奴之计不过三，一曰声，二曰形，三曰实。匈奴谓中国怯久矣，以吾为终不敢

与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今也遽绝之，彼必曰战而胜，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华人怯，吾可以先声胁之，彼将复赂我。于是宣言于远近：我将以某日围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谓之声。命边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闻其声。声既不能动，则彼之计将出于形。除道剪棘，多为疑兵以临吾城，如此谓之形。深沟固垒，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见其形。形又不能动，则技止此矣，将遂练兵秣马以出于实。实而与之战，破之易尔。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而后出于实者，出于声与形，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出于实，不得已而与我战，以幸一时之胜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世之所谓善斗者也。虽然，蓄全力以待之，则未始不胜。彼叫呼者，声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是以不能胜也。韩许公节度宣武军，李师古忌公严整，使来告曰：“吾将假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虚言。”滑师告急，公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来不除道也。”师古诈穷，迁延以遁。愚故曰：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则技止此矣。与之战，破之易耳。

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新立，意其必易与。邻国之难，霸王之资也。且天与不取，将受其弊。贾谊曰：“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以病而赐罢，当是之时而欲为安，虽尧、舜不能。”呜呼！是七国之势也。

[1] “计”原作“家”，据《四部备要》本（以下皆简称“备要本”）改。

[2] “裁”原作“我”，据备要本改。

[3] “竖”原作“坚”，据备要本改。

[4] “曰”原作“田”，据备要本改。



- [5] “请”原作“诸”，据备要本改。
- [6] “刑”原作“将”，据备要本改。
- [7] “参”原作“矣”，据备要本改。
- [8] “北”原作“比”，据备要本改。
- [9] “十”原作“千”，据备要本改。
- [10] “勿賂”二字原缺，据备要本补。

四

库

家藏

第二卷 权书上

权书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则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战，“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又何用也？《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之书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¹⁾

心 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